

回溯五十年的惡作劇

白首重聚不勝滄桑

上官亮景（彩色圖照刊第五頁）

電影畢業典會助人大笑，遺憾歸國人。
動映三頃全學同學畢業典會中五華威武，李員
榮與上官亮景王昇，同慶典會。

一九五五年（民國四十四年），我們九百多位投身革命洪爐的青年，在經過嚴格鍛鍊後，步出復興崗（校址）大門，走向軍中，走進社會，上山下海，在前線，在後方，在社會各階層。為當時風雨飄搖的台灣，注入了安定劑，有同學輔導過一萬四千個自韓國回台的「韓戰反共義士」就業，也趕上過一九五八年「九三」單打雙不打的金門炮戰持續。

五十年後的今天，三百多個步履蹣跚飽經世故的七老八十的老校友，喘著氣重回母校，陽明山風光依舊，但國事如麻，梟雄橫行，黨同伐異，不勝滄桑之感。我們還編印了畢業五十週年紀念專集，老校長化行公親題「肝膽相照五十年」七字相贈。往事歷歷，大家都有一

眾所知的火米土糲，齊頭福一轉手，點點燃，則香噴噴，香草，合不攏

各營其非，各逞其私，無一有為國計民生而籌謀者，甚有將國父孫中山先生創建之中華民國視為「外來政權」，令人憤慨。麥普風流裏歌圓舞曲，創作五十年來，三期同學在各階層事業有成的著名人物有前總政戰部主任、退輔會前主委楊亭雲上將、前聯合報社長「世界日報『感時篇』」專欄作家張作錦、前台灣警政署長「三、一九」槍擊真相調查委員陳璧、前金門縣長譚紹彬、前中國電影製片廠廠長華敏行、國軍文藝金像獎編導獎得主李長傑，還有可得「結」、「離」

婚金氏紀錄的前台視及華視攝影記者張敦志；老漢在下前因在台灣電視螢幕上扮小丑「亮叔叔」逗得全台兒童大樂，也略有小小的微名。還有一位師爺級的人物王隆良，曾任職行政院新聞局，當過六位局長的中文秘書，從錢復到宋楚瑜時的「六朝元老」。

當老友變戲法的助手

五十回憶當年畢業前夕，能分發到何軍種服務，人人關心，同學們各自希望好運臨頭，想點子吸引長官注意分發個好單位，於是一樁令人大樂的笑劇上演了，該劇的演員：是學生李長傑與上官亮加校長王昇、副校長梁孝煌和第三期全體同學。而我上官亮是這場畢業晚會使人大笑噴飯的提詞人物。

場 景 五十年前的政工幹校中正

堂正廳。

兵演兵晚會。

背景介紹 學生十六隊為：音樂組、戲劇組、體育組，混合編隊，平日受訓期間課餘空檔時，有人拿大頂倒立練功，有人張口伸喉練聲音，戲劇組同學戲稱晚會主角李長傑是歌王卡羅素一世，他不以為忤，並怡然自以為媲美歌王卡羅素。彈又共舞一獨樂 沒進政工幹校前，李長傑與我上官亮同在陸軍某師部康樂隊當隊員，他擅長魔術表演，像玩撲克牌、乒乓球手法、吃刀片、燒鈔票等一些小戲法，確能逗阿兵哥一樂。變魔術表演時，必需有個助手，戲法才不會穿幫，我就是他魔術表演時的老搭檔助手。

場景回到五十年前，復興崗三期同學畢業同樂晚會中正堂現場，李長傑登場表演魔術助手當然仍是老搭檔我上官亮。

魔術大師的撲克牌、乒乓球、吃刀片玩過後，燒鈔票大軸上演，精彩的好戲從這開始了；李長傑的心思是

要引起王昇校長及梁孝煌副校長的另眼看待，他走下舞台，直向校長走去，舉手敬禮；向校長借十元新台幣一張做道具，要把它燒了再變回來，校長在口袋掏出一張紅色十元券給他，接過轉身向觀眾展示，旋向隔座的梁副校長敬禮，煩請朗誦鈔券號碼，一向敬威有加的兩位長官，此刻聽命學生指揮，梁孝煌用他那福州腔國語照伴奏的樂隊吹奏著風流寡婦圓舞曲，李長傑從口袋取出一張疊摺成方形的報紙抖開來，把那張十元券揉在一起取出火柴，自報紙右下角往上燒，火越燒越旺，眼看要燒著手掌，台下觀眾注目在火光上時，魔術師一轉手，把那張鈔票丟在身後了。

根據主演和助手幕後約定，助手要趁觀眾不注意時，撿起鈔票，迅速走到後台，把鈔票捲成阿兵哥吸得起

的新樂園牌香煙狀，很快塞進早先備妥約兩英尺左右長的台灣農家特產大蘿蔔根部空心中，然後再放在大盤子裡，與一把原住民狩獵用的大番刀一齊端出，供魔術師變戲法娛眾。

報紙已燃盡成灰，風流寡婦圓舞曲旋律輕快，大蘿蔔已被削去一半時，李魔術師揮手樂隊改快節奏的雙頭鷹進行曲，強樂加大，觀眾們屏住氣，舞台中央蘿蔔碎洒了一地，大師一臉得意的表情，瀟灑的身段，的確也引起三期木蘭村女同學們的側目。大蘿蔔已削去了三分之二，助手塞在根部的鈔票還不見蹤影，大師滿頭滿臉的流汗了！他不斷眼望著助手，雙頭鷹進行曲急奏著，手中的大番刀還在削著剩下那一小段大蘿蔔，此刻滿場同學觀眾明白了助手的「惡作劇」，笑得前仰後翻。魔術大師目露兇光，緊盯著我助手上官亮，我不慌不忙面對晚會全體觀眾宣佈，今晚校長的道具鈔票沒按李大師規定要求

塞進蘿蔔空心裡」，所以露餡了，李

大師舉起大番刀對著我大吼：「我砍了你！」樂隊也不奏風流寡婦或雙頭

鷹進行曲了，助手我闖禍後，跑掉了。於是主持人立刻宣佈，同樂晚會到

此結束。李大師「吸引著校長、副校長關懷的眼光」的效果變成助手的效果，也達到了兵演兵、兵看兵的同樂

果，也達到了兵演兵、兵看兵的效果，這大概是「變鈔票」一事所留下

長關懷的眼光」的效果變成助手的效果，也達到了兵演兵、兵看兵的效果，這大概是「變鈔票」一事所留下

的最高潮。

若干年後，老漢我在電視上小成薄名，感受到「人在高處不勝寒」之

苦！名氣大，財氣並不一定大，入不敷出開支大，紅白喜事應酬災！黑道

白道前後來！幸好我老頭一生為善助人多，畢業時鄧綏寧老師曾贈言囑切

記「好動遭嫉」的良言，但當演員就得顯，怎能不「動」呢！日子難混啊

！可有誰知道小丑笑容的背後，淚水

總往肚裡吞的滋味呢？幸遇貴人相助

，弄得一份全家移美簽證，得救了！

蛋。慰當年，對良醫固革命而共敵

老師訓勉要守規矩

赴美前夕，我去王昇上將公館辭

行，請再面示訓益，王上將公忙，謹

一言相贈「去到美國，要謹守規矩」

。這大概是「變鈔票」一事所留下

半個世紀過去了，這樁早年頑皮的塵封往事，老同學見面聊起，仍然

哈哈而笑，只是笑得有氣無力！沒有了當年的豪氣矣！

據說政治作戰學校將面臨關門大吉！坐落校內象徵團結的「我們的家」，是由三期同學捐出輔導韓戰返台

美援獎金：新台幣每人六百元，共十

萬元構築的二層樓房，五十年來，供

各期校友返校時，重溫舊夢落腳小憩

之處，「一期不怕苦」—開荒建校

—「二期不怕死」—參與東山島戰役

—「三期不愛錢」的美譽！由此而

來。幹校五十年來，以此口號標榜為

「我們的家」快將流離失所！校友們，何處是爾家？據復興崗校友會十六期新聞系陳力續表示，希望募款一千萬台幣，在北投政校附近購樓遷「家」，每期校友會負責募捐二十萬元，這點子好！五十多期的校友，成千上萬的精英，每位捐一萬元，一切搞定也。

看，陽明山前的革命幹部，氣壯河山；聽，復興基地反攻的怒吼聲，破長空的校歌，要絕唱了！寶島由藍變綠！陽明山風光年年明媚，政治作戰學校明年聞將裁撤！下一次同學會老同學還能相聚復興崗嗎？保重了，祝福吧！

大名曾經家喻戶曉

齊齡早年，幹校被稱為國父三民主義信徒的搖籃，而今物換星移，「三民主義」已唱大江東去，幹校將被政治野心家「幹掉」，這也是命運使然，徒呼負負！香煙升，別對塞滿旱武蘭

事業。不料事與願違，後來竟做了螢幕「小丑」，六十年代初，台灣電視初發軔，還是黑白畫面時代，需才孔急，我這個戲劇「短才」遂被羅致，負責每週六下午的兒童節目「兒童世界」，莫小看這個哄小孩的「小節目」，播出不久就成了家喻戶曉的最受歡迎的時段，那時，我這個主持人剃了個大光頭，挺著個大肚皮，在鼓樂中和孩子們又蹦又跳，用「上官亮」為藝名，後面跟著個小亮哥，逗得孩子們手舞足蹈，樂不可支。節目中「統統有獎」、「鼓勵鼓勵」這兩句台辭給眾多觀眾留下極深刻的印象。「兒童世界」當時是現場節目，對外發

來。然而好景不常，電影業不景氣，處理無方，慘遭兩次婚姻挫折，身邊留下五個孩子，食指浩繁，而我又不幸患了心臟病，左思右想，在萬般無奈下帶全家移民美國。

美初到美國背井離鄉，前途茫茫，尤其對我這麼個演藝人員，熱愛舞台，熱愛掌聲，突由絢爛趨向平淡，確有蒼涼寂寞之感。可是生活的現實不容我自怨自艾，必須打起精神，為生計而努力，只好放下身段，腳踏實地，賺錢養家。我當過編輯、開過農場、做過廚師、辦過劇社，在美國的移

民生活窘迫，但也高潮迭起，多采多姿，趣事不斷。

一來美時，我帶著五個女兒，依次

為上官掌珠、上官明珠、上官珍珠、上官彈珠、上官光珠，當時年齡自十

七歲至九歲不等，來美後再婚，又添一個兒子上官龍珠。

異邦務農火耕惹禍

乍到新環境，我很幸運遇見了台視開播時的新聞部副理，時任舊金山《少年中國晨報》社長的徐紹銘，徐氏介紹我認識了他的同窗好友朱太龍、劉淑清夫婦，朱氏伉儷家大業大，在舊金山西面的牡丹市主持一家《美僑商報》，邀我前往擔任編輯兼記者

中，我新婚的太太則應邀到朱氏的另一事業「蓮園飯店」當女侍，解決了我的燃眉之急。

鼎我過去有辦雜誌的經驗，編報也難不到我，《美僑商報》每月才出版一次，我從華文報圈選資料，針對《美僑商報》的性質，剪剪貼貼，只要兩三天時間即可一切搞定。剩餘時間全力發展我的農場事業，種植亞洲蔬菜，我把原在舊金山中國城的租屋退掉，把家搬到牡丹市，生活才算暫時安頓下來。**頭、身、脚、頭、脚**

我在牡丹市開設的農場有六英畝

大，豎立了「萬隆農場」的招牌。我專門種植黃秧白菜、白蘿蔔、小黃瓜，我把地分成十多個菜圃，遠望過去，不但齊刷刷一片，各種顏色都有，煞是好看。由於嬌妻要上班，孩子要讀書，因此我總是披星戴月的勞作，每日天濛濛亮就將五十餘磅蔬菜清洗包裝，開車載往舊金山華埠，來回約要四個小時，相當辛勞，但眼見日新月異的蔬菜田，內心還是樂滋滋的。

洋食中烹責婦瞎捧

《萬隆農場》吹了息燈號，我頓時變成無用的閑人，只好到太太服務的餐廳打雜，做了蓮園飯店的學徒，條件是免費供餐兩個月再視成績起薪。當時在此一時期，有一天飯店經理夫婦被我切菜的聲音吸引住，因我在切菜時想起舞台京戲中文武場的鑼鼓點，手起刀落，切菜隨譜音量高低有致，迅起慢落，有板有眼，經理誤認我應是位刀法嫻熟的大廚，深藏不露，而不到一個月就正式起薪，當上了名

火！」我連忙向窗外看去，外面已是火焰滾滾，一霎時竟來了十一輛救火車，經過五小時的撲救，才將火焰澆滅。我也被傳上被告席，好在火災中未有人員傷亡，又因不懂美國法令，美國司法機關中的那位黃皮膚黑眼睛的亞裔譯員，同情心美言，從輕處罰了五七八美元以了案事。

實相副的「幫廚」。

其實，我退伍之初曾在台灣開過小飯館，對煎、炒、烹、炸這類門道也相當了解，重執鍋鏟，重新體會，再予創新，使手藝越來越被人青睞。有一天，飯店進來一位花枝招展般美國徐娘，點了西餐《炸干貝》。我不會烹洋食，只得改以中菜方式應付。沒想到這位貴族太太吃了後大樂，連說：「這是她在『蓮園』吃了廿五年中最精緻的一頓飯。」事後，她還抱住我，在我光溜溜的腦門狠狠地吻了一下。

事業有位翻譯在旁對她謔稱我曾是位中國宴廚子之一。那位太太信以為真，連稱「榮幸」。事隔不久，此消息不胫而走，於是小城中出了個「百萬名廚」，指的就是我上官亮。

當了一陣子所謂「名廚」，兒女相繼成家立業，我稍稍的鬆了口氣。恰在此時，荷包裡也積了些餘數，身上的戲劇細胞蠢蠢欲動，於是我在加州創設了「中華劇藝社」，但萬事皆缺，我東奔西跑，憑著過去在演藝圈

內的人脈，弄到一批京劇行頭，有服飾、道具還有樂器，順利組成劇團，我的六個子女一致支持，粉墨登場上台表演。僑社諸友推舉為劇社導演，嬌妻擔任舞台後台主任兼化粧師，一家人忙得不亦樂乎！演員也由最初的十餘人發展到五十餘人，是舊金山僑社最大的劇藝社。演員中有醫生、教授、工程師和經理等。

中華劇藝社每周排演五個小時，並將劇中唱詞、音樂都錄製成錄音帶，在演出時，利用嘴型與錄音的良好配合以達到最佳演出效果。當然也有只配樂的錄音帶（光盤），那麼演員就得歌唱、說白音配像。中華劇藝社一般每年推出一齣戲，首齣戲為《新西廂記》。第二年為《龍鳳緣》，後來的《徐九經升官記》還入選為北加州海華文藝季劇目。演出足跡遍及舊金山、沙加緬度、佛萊斯諾、達拉斯、亞特蘭大、芝加哥、溫哥華等地，也在著名的賭城拉斯維加斯登台演出

，一時引起轟動。

重拾戲劇又獲掌聲

我的六個子女一致支持，粉墨登場上台表演。僑社諸友推舉為劇社導演，獲加州阿姆斯壯大學頒贈的「一九九八年度傑出演藝獎」。接著又被僑委會盯上，義務替僑委會工作，經常應邀到各類僑社活動上表演《單口相聲》，為撰寫相聲段子我絞盡腦汁，逗人發笑，所幸不辱使命，場場博得如雷掌聲，樂得我飄飄然。

二〇〇五年，中美合演《西遊記》「我的劇藝社應邀至寧波表演，我隨團前往，有些美籍的演員還是首次回到中國，興奮不已。我們受到當地領導熱情的歡迎和招待，在寧波音樂廳和海曙區業餘演藝隊同台演出，博得一片贊聲。」又因不敵美國去，我少小離家，再回故土已是兩鬢斑的衰叟，惟一的心願是我曾經生活、工作過的寶島，早日擺脫「台獨」羈絆，兩岸維持現狀。